

中国特种兵：八一飞行表演队

蓝天芭蕾

郭兵艺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蓝天芭蕾:八一飞行表演队/郭兵艺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8.1

(中国特种兵)

ISBN 7-5033-0940-7

I. 蓝… II. 郭…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625

字数:226千字 印数:1—7,000

定价:13.80元(膜)

谨以此书

**献给那些消失在天空和仍然在
天空飞翔的勇士们!**

目 录

引 言	人类与天空的婚礼	(1)
第一章	飞行外交官	(4)
第二章	从历史的废墟上起飞	(29)
第三章	天空今日开庭	(77)
第四章	闯进蓝色“哈哈镜”	(146)
第五章	骑着炮弹飞翔	(218)
第六章	天空“奥林匹克”之争	(294)
尾 声	天空的召唤——“中国起飞!”	(328)
后 记		(331)

引言 人类与天空的婚礼

飞上天空,是人类 20 世纪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很长一段时间,天空曾经是神的殿堂,人的禁地。它一览无余,却深不可测,它近在咫尺,又遥不可及。在它宽广无边的胸怀里,有太阳的豪放,有月色的妩媚,有白云在翔舞,有疾风在歌唱;它时而风雨交加,雷霆震怒;时而又云开日出,彩虹高悬。

天空气象万千,俯视千古,充满神秘,令人敬畏。

人类并不甘心臣服。

人类有伟大的好奇心。

我们的身体无法挣脱地平线,我们的想象力便提前飞上了天空——

传说:很多年以前,后羿从西王母处讨来了可以不死的灵药,没想到,却被妻子嫦娥抢先偷吃。嫦娥独吞了神药,顿时身体变轻,不由自主飞上了幽静的月宫……

传说:公元前某年,波斯国王卡考斯把几只雄鹰套在他的御座上,让雄鹰扇动强劲的翅膀,帮他实现了飞上天空的梦想

.....

传说：希腊太阳神赫里俄斯的儿子法厄同，试图驾驶父亲的火焰战车飞越天空，很遗憾，他的驾驶术并不高明，那些带翼的马飞得太低，于是大地被烧焦了一块，造成了一个荒漠的撒哈拉大沙漠……

为了飞天的梦想，人类编织了许许多多动人的传说……

可是，天空像个美丽而狡黠的姑娘，她不断激励着人类追求的热情，却又从不允诺——她似乎只倾心于力量与智慧的强力征服。

充满活力的人类再也按捺不住，再也不能满足于和天空的梦中相会。他们激情在汹涌，渴望在燃烧。那些大智大勇者便跃跃欲试，开始了征服天空的进军——

他们用长长的线儿，请风筝向天空捎去了绵绵的情意；

他们用燃烧的火焰，让热气球给天空带去了问候和真诚

……

天空默默无语，声色不动。

20 世纪初叶，人类发明了飞机。这是用智慧和牺牲铸成的一份不薄的彩礼。天空这才淡淡一笑，给那些最勇敢的男女发放了通行证。

俄国伟大的科学家齐奥尔科夫斯基说：“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会永远躺在这个摇篮里，而会不断地探索新的天体和空间。”但是——“人类首先将小心翼翼地穿过大气层……”

人类终于走进了大气层。

先行者们欣喜若狂。那些钢铁翅膀虽然还很笨拙，但他们首先跃出了地平线的摇篮，一步一个脚印，开始了在天空 ABC 的学步与飞行……

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就像刘姥姥来到大观园，人类也

仅仅是跨进了天空的门坎。当然，人类可以骄傲地说，我们已经穿越了大气层，把人和卫星送进了太空。

但是且慢，我们不能得意得太早，问问飞行员就清楚了，他们每个人都会告诉你：我们头顶上这个厚厚的大气层并不容易征服。在他们眼里，天空，依然罩着神秘的面纱，依然是那么难以捉摸。也就是说，我们虽然飞进了天空，但天空却并未向我们展露出真正的笑容。显然，她还远没有接受充满激情的人类，还在考察着这些痴情的求爱者；在通向她心灵深处的蔚蓝色航道上，也因此隐伏着种种神秘、危机和险境……

当然，我们有理由相信：面对人类的不懈追求，总有一天，天空会被感动，会满怀喜悦，变得温柔，会洞开她的全部奥秘，接受人类的征服与痴情……

那时，人类才能和天空举行真正的婚礼；

那时，我们才能胸有成竹，请月亮为媒；请太阳作证；请来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以及银河系的灿烂群星，作为这场婚礼的特邀嘉宾……

这是一个美好的梦想。但人类的天性就是喜欢做梦，而且愿意付出巨大的代价，坚持不懈，让美梦成真。

现在，让我们抬起头，凝视天空……

你会发现，在那透明而神秘的蔚蓝里，正活跃着一群出类拔萃的男子汉——他们只有普通人的血肉之躯，但是，他们却以超凡的智慧和胆识，正在危机四伏又魅力无穷的天空里不断地探索、攀登……

第一章 飞行外交官

现代航空事业的迅速发展,缩小了地球,方便了人类的沟通。

正因为如此,在当今的地球上,一个民族要想直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不能满足于挺起胸脯在大地上行走;他们还必须跃出地平线,飞进天空,在天空里塑造出自己的崭新形象。

把握住天空,一个民族才会有立体的生存空间。

把握住天空,一个民族才能打开通向未来之门。

因此,每个民族都不甘人后,拿出大量经费,选拔出最优秀的儿女,用各种方式去探索天空的奥秘。天空的特技表演飞行,正是这一探索的展示和延伸。

这是人类在天空进行的和平竞争;它就像人类在地面进行过多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一样,同样是一场展示民族的血气、智慧和生命活力的竞争。

“联合国”坐进中国杨村机场观礼台

1993年5月12日,杨村机场。

蔚蓝的天空里，飘悬着几朵孤零零的白云，能见度很好，大气中浮动着金色的阳光。对飞行员来讲，这是一个飞行的好天气。

停机坪上，9架涂成红白图案的歼-5型战斗机排成一线，昂首天空。

一群男人列队走来了——

他们一个个形体健美，风度潇洒，英气逼人。白色头盔下，桔黄的飞行抗荷服格外醒目，猛一瞅，就像一团团燃烧的火焰在流动。他们容光焕发，精神抖擞，厚重的飞行靴鼓槌一样敲响混凝土跑道。那是军人特有的步伐：整齐、雄健、自信、有力。

有人说，飞行员是“天之骄子”。

这群男人也是飞行员。稍有不同的是，他们又是从那些“天之骄子”中百里挑一，精心选拔出来的一批佼佼者。

他们算得上是一群特殊的男人。

其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他们独特的生存状态——他们很少离开驻地，却每天出行百里千里；他们或许不善交际，却眼皮子底下全是大风雨大世面；舞厅里，他们也许跟不上最简单的三步四步，有人却说，他们跳出了最美的男子汉的芭蕾。还有一点更不容忽视：他们从头到脚都有现代化设备最严密的保护，但每天仍然要面对死神的威胁和挑战。

他们的名字很响亮：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

他们使命也很特殊——专门从事最危险的特技表演飞行！

在中国大陆，他们是独一份。

他们的队列从观礼台前面走过，接受来宾的检阅。

观礼台位于机场中段滑行道的一侧，和往常不同的是，今

天这里挤满了人。抬头望去，铺着洁净白布的长条桌后面，露出一张张黄皮肤、白皮肤和黑皮肤的面孔。孙久奎是我的老朋友，也是一位有成就的摄影记者，那天，他把镜头对准观礼台时，轻轻嚷了一句：

“乖乖，我这里头装了一个联合国。”

他讲得新鲜，也有一定道理：这天的观礼台上，坐进了 39 个国家的外交武官，的确很像一个微型“联合国”。这些外交官来自地球的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目光不同，心情也不同。但是，有一点却是相同的：他们都在认真地注视着前面走过的这个特殊的飞行员队列。

他们知道，过一会儿，前面走过的这些中国男人将飞上天空，将用那双远非完善的钢铁翅膀，在蓝天里滚转飞腾，借以展示他们优异的飞行技能，也展示他们不同凡响的大智大勇。

人类是可以用许多种不同的眼光来看周围世界的。譬如今天这种场合，一般意义上来讲，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某些政治和军事力量之间的一次例行的友好外交活动。当然，即使是平时时期，各国的军事力量也从来不会放松绷紧的神经。因此，今天的场合，你也可以看成是不同的军事力量之间的不动声色的展示与考察。

但是，如果我们能暂时丢开这些不同制式和色彩的军服，暂时忘掉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上一直没有间断过的战争，让心态更平和，目光也投射得更远些的话，我们也可以把今天的特技飞行表演，看成是人类整体在对一个民族的能力进行现场考查；或者看成是人类在对我们自身潜能和极限的某种分析研究。

当然，我们甚至还可以将目光伸向时空的纵深，把即将发生的事情，看成是天空对整个人类的又一次观察与凝视——

因为，很久以来，天空一直在注视着人类的登天历程。

观礼台前，横着一条数千米长的宽阔跑道，这就是现代人跃上天空的跳板。天空知道，这个混凝土铺成的“跳板”里，实际上也凝聚着人类航空事业无数先驱者的智慧、汗水、勇气……甚至尸骨。

早期，我们只能在想象和传说中飞上天空；文明的发展，使人类的飞行渴望越来越强烈，于是，我们不再满足于那种空泛的思想游戏，那些既大胆又聪明的人，便开始了勇敢无畏的某种“飞行”尝试。史籍上记载了许多这样的故事：

《汉书·王莽传》中说道：1990年前的王莽时代，为了攻打匈奴，王莽贴出招贤榜，招募有特殊技能的人。有天来了一位打猎的青年，说自己会飞，可以从空中侦察匈奴。王莽让他表演。于是，这位青年用大鸟的羽毛做了一副大翅膀，用绳子绑在两臂，头和身上也都披戴羽毛，用铁环和带子系住。他来到山崖上，将两翼左右平伸，像老鹰一样，从空中滑翔而下，飞了几百步远。这大概是我国史书上记载最早的人力飞行试验。

1503年，意大利学者G·B·丹蒂，也曾在佩鲁贾用自制的羽翼飞行。4年后，一位叫约翰·达米安的人雄心勃勃，计划飞往法国，他从苏格兰的斯特林城堡墙上跳下来，结果“坠地并摔断了大腿骨”。他很幸运，活了下来。他把失败归咎于选择了鸡的羽毛，而没有使用鹰的羽毛。他并非故意幽默，他很认真地补充说：因为鸡属于地面禽类。

17世纪，还留下了土耳其人赫扎芬·塞莱比的飞行记录。他用自制的飞翼，从博斯普鲁斯海岸加拉塔的一座塔上跳下来，飞行了好几公里，最后安全地降落在附近的司库台市的市场上……

我们从许许多多这样的记录中看到，在那些勇敢的人们中，只有极少数获得有限的成功；许多人摔成了残废；更多的人，则不幸地摔死了，成为人类追求飞行理想的殉道者。

那时，这些早期的勇士们还不懂得一个让人遗憾的事实：人的沉重而又非流线型的躯体是不适合于飞行的——人的心脏只相当于其身体总量的 0.5%，而鹭的心脏却占 8% 还多，小蜂鸟竟达 22%。人的正常脉搏每分钟 70 次，相比之下，麻雀飞行时心跳率每分钟竟然有 800 次。真是不可思议。这也正是鸟身体中的高速运转“发动机”的根本特点。有人算过，假如有一天人类真的长出飞翼，那么，人类一定会变得非常高大，道理很简单：为了容纳进行飞行所需要的肌肉，人就至少要有 6 英尺长的胸膛。

我们要感谢科学家。在飞行能力方面，1680 年，意大利的齐奥凡尼·波莱里，终于阐明了人类生理上的局限性。他在《运动的动物》一文中，详细说明了，为什么离开机器的帮助人类永远不可能在空中支撑住自己的体重。他的杰出才干，制止了许多无谓的牺牲，挽救了无数宝贵的生命。此后，人类在飞向天空的探索中，明确了新的努力方向……

杨村机场，特技飞行队走过观礼台，向前面的停机坪走去。

观礼台上，来自五大洲四大洋的人们，静静目送这群中国男人的队列远去，目送着他们的同类自信地走向飞机，走向天空……数分钟后，这些兴奋的蓝眼睛、黑眼睛和棕眼睛将会大饱眼福，从头顶上这片透明的蓝天里，看到惊险和刺激，吸取力量和振奋。

这种场面，很容易让人联想起 200 多年前人类的第一次飞上天空。

那次，人类是靠热气球的帮助，战战兢兢离开地面的。

那是1783年10月15日，在法国凡尔赛，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这天，历史上第一个载人飞行的气球就要升空了。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也是一项大胆和了不起的发明。

发明者是约瑟·夫·蒙特哥菲尔兄弟，哥哥是一名富于幻想和创造性的造纸工人。一年前，他坐在家中靠椅上，面对着暖融融的壁炉。壁炉里，干燥的木材在噼啪燃烧。这个很普通的现象引起他的思考，他忽然想到：为什么烟、火星和其他许多固态物质能平稳地从烟筒中消散出去……那么，能不能将带动它们的“气体”收集起来，再把人也带上天空呢？他马上行动，和弟弟一起，数月后便制造成功了能够升空的气球，并奉命在凡尔赛为国王路易十六进行表演。为了让这个场面更加动人，他们在气球下面吊了一个笼子，放进了一只绵羊、一只公鸡和一只鸭子。这群畜生中的幸运儿，在空中平稳地飞行了8分钟后，在1.5英里外降落，只受了一点儿轻伤。这一成功，鼓舞了蒙特哥菲尔兄弟，他们再接再厉，很快又制作了一只更大的能够载人的新气球。

于是迎来了1783年10月15日这个伟大的日子。有趣的是，人类还从来没有以这种方式上过天空，一旦上去，将会遇到什么，谁也说不清楚。为了保险起见，国王路易十六甚至考虑：让几个已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先上去试试，如果他们愿意冒这个风险，就可以恢复他们的自由。但是，站出来了一位名字很长的人，这位叫让-弗朗索瓦·皮拉特尔·德·罗齐尔的人坚决反对国王的善举。他说：第一名上天飞行的人的荣誉，决不能送给一个罪犯。经过力争，他成功地说服了国王路易十六，并亲自乘坐气球升上了天空。

一直用双脚在大地行走的人类，第一回有人体验到了飞

上天空的感觉。这当然是一种完全新鲜的滋味。许多年以后，另一位气球迷曾生动地描述过这种感觉：

“突然，风停了，周围的空气好像静止不动。我们离开了大地，随着包围着我们的气流一起上升了。确实，我们再也感觉不到风，这是所有乘坐气球的人们的第一大感觉。向前和向上运动的感觉也是微乎其微的，我们完全陷入幻觉：好像不是气球在上升，而是地面在下沉，渐渐地离开了我们……”

话说回来，那位名字很长的人，升上天空后虽然只逗留了大约4.5分钟，而且只上升到了26米的高度，但是，他却当之无愧，幸运地成为第一个飞上天空的人。

这标志着人类在征服天空的道路上向前迈出了巨大的一步。这一步，人类等待了几千年。

它雄辩地证明，人类能够飞上天空。

当然，人们的意见从来都不会完全一致。在热气球升空的探索中，有人就提出过质问：“气球有什么用？”当时，一位叫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观众，马上作了直到现在仍很著名的反问：

“先生，一个刚生下来的孩子有什么用？”

中国杨村机场，特技飞行队列队来到了停机坪。

停机坪上，9架色彩鲜丽的红色战斗机已经充好电，加满油，机头的座舱下，机务兵早就在列队等候。

飞行员的队列继续前行，每路过一架飞机，便甩下一个将要飞天的男人。

他们向自己的“翅膀”走去。来到座舱下，他们立正了，用军礼向机务兵表示谢意，检查过飞机状态后，他们在交接本上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姓名。

这是必要的程序，也是一种庄严的仪式：人类不应该慢待天空。

于是，他们踩上了飞机的舷梯。

他们踏在了天空与大地的交界线上。

跨进 20 世纪 90 年代，人类已经进入了现代航空的新纪元。在这同一时刻，地球的大气层中，有成千上万个不同型号的航空器在飞行。当然，与其说它们是在“飞行”，不如说是在进行某种空中运输来得恰当。和鸟儿们的自由状态相比，眼前这些飞特技的男人所从事的，也许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飞行”。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飞行，暴露了人类自身的局限；正因为如此，飞行，也就展示出了人的大智大勇。

他们跨进了座舱。砰地一响，大地被关在了座舱外面，“联合国”那些热切的目光，也被透明的舱盖远远隔开。对于八一特技飞行表演队的飞行员来讲，这种场合早就习以为常。自从这支特技飞行队成立以来，他们已经接待了数百批外交使团。有人因此称他们是“飞行外交官”；而他们，则戏称自己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人”。

这会儿，他们心里只剩下了天空。

“起飞！”

一声令下，他们打开了点火开关。同一瞬间，他们也把自己铆进了飞机。他们的神经串联了仪表，血管接通了油路；他们的整个魂魄灌注进了庞大的机身——人机已经浑然一体。

马达轰鸣，他们仰天长啸。面对神秘莫测的天空，面对人体机能和机械设备的极限，他们似乎按捺不住飞翔的渴望。转瞬之间，他们就要起飞了。他们将把军人的雄风写进蓝天，

把男子汉的胆魄绘进云层，把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刚勇血性展示给整个外部世界。

在他们纵横云海，搅动苍穹之际，你会看到天地间出现一个大写的“人”字，你会感到自身作为人的渺小和博大；你会发现，心中某种沉睡的东西正在苏醒；终于，你的灵魂会随着视线一起亢奋地呼啸起来……

他们起飞了……

跨越太平洋：中美两国空军司令的历史性“巧遇”

一架波音 707 从美国某空军基地起飞了。

就像人类远非一帆风顺的航空史一样，这架波音飞机起飞后也拐了一个弯。在飞临美国东海岸时，它调整航向，朝太平洋彼岸的中国飞了过来。

机舱里，美国空军参谋长加布里埃尔上将显得很兴奋。他有理由高兴，这次东方之行，他将见到一位特殊的“朋友”——中国空军司令。

飞机正飞越太平洋上空，即使在万米高度上，太平洋依然是烟波浩渺，无边无际。瞅着舷窗外面，加布里埃尔上将渐渐变得沉默了，很难猜出他此刻在想些什么。

或许他在想：这次会面，真像是上帝的巧妙安排。

他和中国空军司令从未谋面，却算得上是“老朋友”了：30 多年前他们就已经相遇，不过，那次是在战场，是在炮火弥漫的朝鲜半岛上空。时光如流，当年血气方刚的两个毛头小伙，如今都已经鬓发斑白，成了各自国家的空军首脑；当年的生死对头，现在也化干戈为玉帛，而且还将跨越太平洋的万里阻

隔，握手言和。从个人的人生经历来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特殊的缘分和巧遇。

但这种巧遇里，却包涵了某种历史的必然。

因为，刚刚过去几十年的人类航空史，并不是非要那么多战争不可的。

人类并不需要战争，可是，人类总是免不了打仗。有人统计，在有记载的短短 5500 多年的人类历史中，竟发生过 14500 多次流血战争，平均每年就有 2.6 次。

莱特兄弟本来就是商人；1903 年 12 月 17 日，在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他们驾驶人类第一架有动力的可操纵的飞机，成功地进行了史诗般的飞行表演，肯定也不是为了把战争引向天空。

可是，飞机刚刚问世不久，意大利一位中校军官杜黑就独具慧眼，大胆预言：天空即将成为战场。他认为，飞机必将引起战争的革命：

将出现新的武装力量——空军；

新的战争领域——空中战场；

新的战争样式——空中战争。

有趣的是，这一见解当时并未引起重视。意大利当局不但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反而以“违反军纪”的罪名，判处他一年徒刑。

然而，有些诱惑人类是无法克制的。恩格斯对此有句名言，他说：“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的改变甚至变革。”

正因为如此，飞机还是很快把战争拓向了三维空间，不由自主地成为现代战争的宠儿。而且，就在杜黑作出著名预言